

长篇小说 金山伯三部曲 之二

MARRY A GOLD MOUNTAIN MAN

要嫁就嫁金山伯

(美) 伍可娉 著

廣東省出版集團
花城出版社

金山伯三部曲之二

要嫁就嫁金山伯

MARRY A GOLD MOUNTAIN MAN

(美) 伍可娉 著

廣東省出版集團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要嫁就嫁金山伯 / (美) 伍可娉著.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1. 6
ISBN 978-7-5360-6241-2

I. ①要… II. ①伍…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89001号

责任编辑: 张 瑛
封面题字: 吴耀庭
封面设计: 周国安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台山市彩宁纸品印制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20.75 1 插页
字 数	400,000 字
版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序 言

刘荒田

五年前，伍可娉出版了“金山伯三部曲”的第一部《金山伯的女人》，我欢呼：填补侨乡文学史空白的作品终于问世！这一次，手捧着三部曲的第二部《要嫁就嫁金山伯》，我则要说：这是“正中下怀”的好书。

但凡好书，都是熔铸作者“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经验与体悟的独特之作。江山代有才人，文学的长河，每一片浪花都是无可替代的。如果说，科学的前进乃水到渠成，只要条件具备，即使没有爱因斯坦，相对论也迟早由另外一个天才建立。然而，倘若当年在旧金山唐人街开花店的伍可娉不曾在无数个深夜坚韧笔耕不辍，华侨文学的长廊便会永久地缺少她所贡献的呕心沥血之作。

好书出自好人的手。写出好书的好人须具备足够的历练。十二岁的小学生，写出清纯的小诗我信；写出有分量的大部头，打死不信。伍可娉的人生，以三“山”为里程碑。

台山，是她的第一故乡，从呱呱坠地到高中毕业，她在“中国第一侨乡”成长。祖母是她的启蒙师。人说作家穷尽一生精力，都是为了返回童年。这段岁月为她的写作打下了全面而深厚的根基。

中山，是她大学毕业后工作的地方。她在这著名侨乡担任儿科医生，一千就是十七年，在那里结婚，生养四个女儿（包括全美华埠小姐冠军、香港影视红星、三女儿吴美珩）。二〇一〇年十月，江门市五邑大学文学院举办《要嫁就嫁金山伯》研讨会，中山市委宣传部多位领导



前来参加并捎来宣传部长、诗人丘树宏先生的热情祝贺。五邑大学文学院还把该书作为毕业生毕业论文的选题。

金山，是她在异国他乡奋斗的地方。她和丈夫（原外科主治大夫）吴耀庭先生一道，领着、牵着、抱着女儿们，在太平洋之滨四季如春的旅游名城扎根。过眼云烟三十年，新移民的乡愁、彷徨、艰辛、希冀、失落、奋斗、成功、欣喜，她一样也没错过。

以三个“山”为标记的跨国生活道路，仅仅为写作提供“出赛证”，能否在竞技场上获胜，需要在遍尝人生百味之后，思想上不停顿地运作、反思、沉淀、提炼、升华，进而形诸文字，这才是至关重要的。伍可娉做到了。

就此，台山和中山乡下孤苦无告的“金山伯的女人们”，唐人街千万茹苦含辛的娉母和姐妹们，那些少年离家在金山拼搏、赚钱寄回乡间养家的金山伯们，有了“感性地说老实话”的代言人。

由于书中故事引起华侨的共鸣，新书发布会轰动旧金山，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吴刚领事出席新书发布会，伍可娉上了旧金山两个华语电视台和星岛电台接受访问。

再说我的“正中下怀”，不但指作者是我心目中的“最佳选手”，而且指她在“金山伯三部曲”的第二部中，所记载的故土与异国的人生，都和我这一辈的近于重合。它的逼真生动和亲切熨贴，每每让我惊呼：我们就是这样走过来的！伍可娉和我这一代人，生于抗日战争之末或解放前后，超过半个世纪的命途。前一段，和中国此起彼伏的“运动”切切相关；后一段，飘零异乡，重新出发。成千上万趁八十年代初国门乍开走向世界的新移民们，承受沉重的生活压力和亲人的期许，在中西文化的夹缝中挣扎求全。三十年间，多少惊心动魄的“奇情体”或波澜不惊的“庸常体”故事。这些散落在移民路上的缤纷“落英”，一直等待着有心且有能力的作家，去拾取，去整合，进而制成无愧于时代的文学作品。《要嫁就嫁金山伯》一书，在这样的情景下应运而生。

这部长篇和前一部，都是原生态巨制。粗犷、土气、野性，少雕琢而多原汁原味，是它必然具备的特质。也许你嫌它加工不足，我却要说，在乡村的春节，我宁看大红大绿、“土得掉渣”的台山浮石村“飘色巡游”而避开矫揉作态的歌星。读书的道理一样。

写到这里，想起正在读的汤亭亭所著长篇小说《中国佬》。汤亭亭是



名满美国文坛的资深作家，多次获得美国主流社会的国家级奖项，包括二〇〇八年的“杰出文学贡献奖”。她和伍可娉，都是旧金山湾区的居民，年龄也相仿。她们殊途同归，分别用英语和汉语写移民在美国的奋斗。在《中国佬》里一章，写中国道士试炼他的徒弟杜子春。道士让杜和酒服下三颗药丸。告诉杜，服药后所见到一切都是幻觉，无论发生什么事，都要袖手旁观。杜差不多做到了，在九层地狱无论是看到人头滚滚，还是看到妻子被剃成肉糜，都没出声。最后，他投胎变为一位又聋又哑的女子，女子嫁了人，生了孩子。丈夫嫌弃她老不说话，把亲骨肉掳在大石上。哑巴妇人终于忍不住，大喊起来。由此，得出结论：“你战胜了快乐、痛苦、愤怒、恐惧和邪念，但是你没战胜爱。”

女人是水做的，本色的女作家是感情做的。伍可娉以拿过听诊器，裁叶修枝的剪子的手，拿起的笔，所营造的，就是我们流连不已的有情天地。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末于美国旧金山

（刘荒田：美国华文文艺界协会名誉会长，首届“中山杯”全球华侨文学奖散文类最佳奖得主）



自序

在出版长篇小说《金山伯的女人》后，我的肩膀似乎轻轻地松了一下。但仍有个无形的包袱压着我，使我不敢偷懒。现在，《要嫁就嫁金山伯》继繁体字版后，简体版也要出版了。

本书是“金山伯三部曲”的第二部，书中的故事和人物与《金山伯的女人》并没有联系。《金山伯的女人》主要描写中国第一侨乡广东省台山县的华侨留在家乡的妻子在无尽等待中难言的痛楚，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就是“等”。

《要嫁就嫁金山伯》是描写三代金山伯与他们的女人之间的悲欢离合、恩怨情仇。他们受着历史风云的冲击，人性欲望出现不同程度的扭曲，从中呈现出人生与人性的本真。她们的生存状态，可以用“寻”概括。在这本书中，无论是连一个汉字也不懂的西裔女子玛莉，还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女子梅奇珍医生，都是不顾生死，万里寻夫，才引发一个个令人惊叹的故事。

创作“金山伯三部曲”，对我来说，不仅仅是出于对文学爱好和追求，而是存在我血脉中一个厚重的责任。我的曾祖父、祖父、父亲都是金山伯。我是金山伯的第四代，我在第一侨乡台山县出生长大，又在著名侨乡中山县工作十七年，然后移民旧金山，所见所闻都是侨乡的人和事。我觉得自己有责任把侨乡和先侨的故事用文学艺术的形式记载下来，决不能让它沉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

书名“要嫁就嫁金山伯”，它源起于我的家乡台山县百年来家喻户晓的民谣：“有女尽嫁金山伯，掉转船头百算百”。以前，台山的确也有一女去金山，全家有吃穿的例子。但是，不少嫁金山伯的女子都不是那么风光，有的守活寡，有的衣食并不丰足，有的吃尽苦头。



我的祖母便是独守空房四十年的一个“金山伯的女人”。如今，珠江三角洲侨乡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经济飞跃发展，生活水平大大提高，已不是我的曾祖辈、祖辈、父辈那个要向外寻找出路的时代了，这句歌谣已不怎么合潮流。我之所以用作书名，是为了记录历史，与读者一起反思。

初构思人物和故事时，有些情节我仍在犹豫，直至在三藩市金门疗养院看见那悲凄的一幕：一个濒临死亡的老人仍为她五十年前被日本兵蹂躏的恶梦惊叫而不得安息。这使我决心把一些中国人永世不会忘记的苦难写出来。

在她昏昏沉沉，靠鼻饲维生的时候，我扪着不安的心问她：把你遭受的苦难写出来好不好？她不能回答，但我知道她是同意的，因为我想起往常说到鬼子时她那咬牙切齿的样子和此刻她湿湿的眼角。我对她说，你不用害怕，那些鬼子不敢再欺侮你了。随后，经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流了多少次眼泪，我塑造了王俏蓉这个特殊的侨妇角色。

书中的男女主角伍国新和梅奇珍是比我稍年长的人，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在大学相识相爱，虽然几经挫折，但应该是幸福的一对，只因男生去了美国，才产生后来一幅幅惊心动魄的画面。这种事，我听闻过，见过，直至我举家移民旧金山，还听到友人哭诉过。

书中的某些人物是有原形的。记得小时候，有个漂亮的西裔女子带着一个高鼻梁、深眼窝、皮肤黝黑的女孩来我村探亲，村人说那女孩是西裔女子所生，是个“半唐番”。那西裔女子带着女儿寻到台山县一个回乡来的金山伯，那男人却不认她，开枪把她打死，听说那女子在金山还救过这金山伯呢！这故事便成为我这本书中的一个重要线索。另外，侨乡也真有极个别难耐寂寞的金山婆与养子通奸生子的事，也真的有深情女子在深圳剪辮送给去香港的情郎，还有女医生偷渡被捉回，罚做工友的工作。至于对旧金山人事的描写，来自我移民旧金山二十八年的所见所闻和体会。

但是，整部小说的故事和人物都是虚构塑造而成的，书中的人和事已不是原来的人和事了，请读者勿对位入座。

感谢我的家乡和母校给我这种生活体验和创作灵感。

台山市是我的第一家乡，我在中山医学院毕业后，在中山市当了十七年医生，我是中山媳妇，中山市是我的第二家乡。所以，故事的场景



是设在我最熟悉的地方：台山、中山、金山。抗日战争时，中山人走翠微和在白石仑山挖钨矿的情况，是由亲历其境的中山市乡亲和我的家姑口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旧金山华侨积极支援祖国抗日的情况和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战的惊险镜头，则是由旧金山一位参加过那次战役的二战老将告诉我的，他在那次战役中受伤而得到了一枚紫勋章。

一晃半个世纪，而半个世纪以前中华民族抗日战争时的灾难，也走进了历史。历史不会重演了，愿逝者安息。

愿将此书献给我的祖父母和母亲，是他们艰辛的培养和包容，我才有今天。我们乡间称女孩为赔本货，人人都想把女儿嫁金山伯换来一条金山路。而他们在家境并不富裕的情况下仍供我上大学。一九六二年国内经济困难时期未过，人们依然吃不饱穿不暖，广东省放宽大学生去香港探亲，我也去了。这一去，使一些人避开了后来文化大革命的冲击，避过了那惶惶不可终日日子，早早地来了美国，早早地脱离贫困。这一去也拆散了不少热恋中的情侣。幸而我的祖父母和父亲没有烧掉我的回国证件，我才能回国完成学业，我才不会像书中的男主角那样去了美国而抱憾终生。

感谢我的家人的支持、鼓励和帮助。书名“要嫁就嫁金山伯”是我丈夫吴耀庭亲笔写的，封面是我的孙子周国安设计，我的女儿女婿在资料收集、电脑操作和封面设计方面都给予我很大的帮助。

感谢美国华文文艺界协会永远名誉会长、美籍华裔著名作家黄运基先生。

感谢美国华文文艺界协会名誉会长、美籍华裔著名作家、首届“中山杯”全球华侨文学奖散文类最佳奖得主刘荒田先生对我在文学路上的鼓励和帮助，并为此书写序。

感谢美国中国作家联谊会会长、纽约商务出版社总编辑冰凌先生和作家曾筱霞女士为这本书写评论。

感谢广东省五邑大学为我这两本小说举行研讨会，并把两书作为该院文学院毕业生毕业论文的选题。

感谢所有支持、帮助过我的朋友，感谢热情的读者！

伍可娉

二〇一一年一月一日于旧金山家中



引 子

公元一九九二年四月十九日，美国旧金山金门疗养院五楼静静的，正是午休时间。

突然，有个中国老妇人从床上爬起，尖声大叫：“有鬼，有群鬼冲过来强奸我！救命呀！九天玄女救命！……”她拖着被单跌跌撞撞地乱跑，有个男护理人员想把她拉回睡房去，她捉着他的手便咬。

这时，一个约三十岁眉目清秀皮肤白嫩的中国女人急步走进房来，她是老妇的家庭护理员。她拍着老妇瘦削的肩膀，像哄小孩似的说：“别怕，鬼子不敢强奸你。”听不懂中文的护理人员问私家护理：“她呼叫什么？”私家护理咬着牙低声说：“RAPE。”有人抿嘴笑，七十多岁的老太婆大叫强奸？

此刻，老妇的儿子走进来，皱着眉说：“我妈有点精神错乱。”私家护理说：“她有过创伤。”

经过处理后，老妇人闭着眼似乎睡着了。不久，她竟用台山话轻轻地唱：“有条路仔曲弯弯，弯弯曲曲通台山，台山地方好，金山去赚银。”然后，用手掩着嘴，“哧哧”地笑了两声，又唱：“有女尽嫁金山伯，调转船头百算百。”那音调娇娇嗔嗔，如果不看她那起了皱纹的苍白脸孔，还以为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女在睡梦中呢喃。

突然，她又呜呜地哭起来……

老妇去世两年余，她的儿子陪同一个面目娟秀的中年女子回到广东省中山市，目的是找寻那女子回国做生意的儿子。

看着那些新的高楼大厦，那中年女人感慨地说：“伯父，中山县原本就是鱼米之乡，现在更富有更美丽了。我在中山工作十六年，我的孩子在这里出生，它是我的第二故乡。只是，那时我天天想念孩子的爸爸，没有好好去看看中山，每当保姆唱中山民谣《望夫归》，我就泪流不止。”

男人像被她扇了一个耳光，不知所措。



CONTENTS

目 录

序言	刘荒田 (1)
自序	(4)

引子

第一章	衣锦还乡金山伯	1
第二章	黑玛莉血染月明里	9
第三章	太平洋上的愁思	20
第四章	金山台山两牵挂	33
第五章	铁蹄践踏月明里	42
第六章	胜利后的恶梦	48
第七章	雪红造绿帽	58
第八章	“大表哥”与“梅表妹”	66
第九章	大学真是恋爱宫	76
第十章	梦境与现实	85
第十一章	苦命鸳鸯	92
第十二章	死结与变故	105
第十三章	苦 恋	114
第十四章	唐人埠一景	127
第十五章	医学院的青春风雨	138
第十六章	押在看守所	149
第十七章	白大衣与私生子	159
第十八章	望夫归	165



第十九章	长夜漫漫	177
第二十章	伍国新六年美国梦	187
第二十一章	“菲”来艳福	195
第二十二章	重逢之后	202
第二十三章	截殡仪车的疯妇	215
第二十四章	生死恋	226
第二十五章	王俏桃金山梦碎	238
第二十六章	天使遭凡刑	250
第二十七章	磨 合	264
第二十八章	恩怨情仇	271
第二十九章	这位先生是谁?	283
第三十章	家 变	289
第三十一章	红莓花儿开	300

附录

- 一、一部全方位描写著名侨乡台山、中山和金山华侨华人生活的巨制
——评《要嫁就嫁金山伯》 冰凌、曾筱霞 (311)
- 二、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黄卓才评《要嫁就嫁金山伯》(摘录) (318)
- 三、美国华裔著名学者赵浩生评《金山伯的女人》(摘录) (319)
- 四、美国著名作家刘荒田评《金山伯的女人》、《要嫁就嫁金山伯》
(摘录) (319)

第一章 衣锦还乡金山伯

中国南方广东省有几个特殊的县被称为侨乡，其中最著名的是台山县和中山县。台山县被称为中国第一侨乡，是因为人们出洋早，海外人口多。中山县则因为出了个伟人孙中山而闻名海内外。

一九三七年初夏，台山县一个名为月明里的山村发生了一起杀人事件！

出事的那天傍晚，月明里浸在夕阳金色的余晖中。

有人还在田中劳作，有人在菜园淋菜，有个女人坐在自家门口的矮凳上补衣裳，把缝钝的针在鼻尖上磨，往头发里插。巷头巷尾还传出剁猪菜的响声。

夕阳照着村头的旧碉楼和老榕树，照着村前的大池塘，照着村后的竹林，照着村尾的大祠堂，也照着菜园边、屋旁空地上那些仍在觅食的鸡群。直至太阳在天边抹上几道红霞，整个月明村便被红霞映照得半明半暗。

乡间有句俗话：“朝红风，晚红雨。”看呀，那些母鸡像怕小鸡被雨淋似的急忙张开翅膀，小鸡便一个个钻进去。黄狗静静地跟在主人的身边，满身泥巴的猪摇着尾巴，拧着屁股走回家去，牲畜也知道黄昏已至，要回窝了。

月明里几十户人家都姓伍，村中只有金山客伍平安的新屋两层，其余的都是平房。

村头的碉楼四层高，设有枪眼，是开村时为防贼而建的。现在年久失修，碉楼墙上长了草，楼顶长了两棵小榕树，鸟儿在楼里做窝，蜘蛛在楼内结网，除了有些小孩上楼捉迷藏、掏鸟蛋，平时很少有人上楼去。碉楼旁那棵老榕树听说有两百年了，那阴凉的榕树头是村人歇息谈天的地方。

村前大池塘绿绿的池水十分平静，微风吹过也不皱面。此刻，有个男孩侧着身子把一块小瓦片斜抛到池塘上，那瓦片像条小鱼似的在水面飘了十多下才沉下。男孩得意地拍着手掌，转身大叫：“去榕树头听老金山伯讲故事啦！”池塘堤岸上，那些被春风剪成的绿色柳絮吊在风中软软地摇，像回应那小男孩似的发出轻柔的呼呼声。放眼望去，就像无数娇俏的绿色舞娘低头垂脸地边唱边摆弄腰肢。

村后的大竹林连着山林，青绿一片。



村尾大祠堂是村人祭祖、报新丁和男人们商量大事的地方。

从村尾走出去不远处便是一个矮山坡，山坡上青绿一片，一丛丛茂盛的春花李开着簇簇的白紫花，牛群悠闲地在吃青草，放牛娃们大声说着话。

有个稍年长的放牛仔指着村后的竹林说：“我爷爷说，我们村原先定的村界是到达竹林中间，后来建的村子没有那么大，便种了竹。”“真的？”众人问。“还有假？竹林中那块写着‘泰山石敢当’的大石便是原来的村界。”有个放牛女插嘴：“我祖母说，那大石是古时女娲补天从天上掉下来的神仙石，这石有神，这神保佑我村。祖母还说，很久以前在竹林边还有一个庙。”

那放牛仔又说：“爷爷说，我村村头有碉楼，村后有护村神，所以建村以来相当太平，那碉楼的枪眼还没打过枪呢。”“如果护村神保佑我们像平安叔那样住新屋，有钱用就好了。”有个女孩双手放在胸口，望着村中那间两层高的新屋，像做梦似的说。

有个放牛仔大声答：“想有钱，嫁金山客去金山呀。”

台山县处于丘陵地带，水稻田少岗地多，水田出产的稻米不够吃，岗地只能种花生番薯，乡人生活清贫，穿粗布衣裳，吃薯六米四的混合饭，吃自家菜园种的蔬菜，加上清朝末期的天灾人祸，先迁到广东的土人与举族迁移的客家人为生存纷争，酿成惨烈的土客械斗，当时仍属新宁县的台山变得奄奄一息。

为了生活，台山人只得寻找出路。在十九世纪中叶便有男人远渡重洋到美国谋生，听说美国产黄金，有个城市名为旧金山，故此，台山人把美国称为金山，把去美国谋生的男人称为金山伯或金山客，把他们留在家乡的妻子称为金山婆。金山伯十年二十年甚至是四五十年才回乡一次，他们的妻子在乡间独守空房，天天盼金山寄钱，夜夜望郎归，乡人称为“守生寡。”

早期去金山的台山人，有的是被“卖猪仔”去的。所谓卖猪仔，就是外国人用三桅大木船把当时仍称新宁县的劳工运到古巴、秘鲁、葡萄牙、夏威夷等地方贩卖，乡人称为卖猪仔，外国人称为“黄奴贸易”。“黄奴贸易”被揭发后，台山人又以劳工契约身份到美国去修筑横贯美国东西大陆的太平洋铁路，在筑路中侥幸不死的便在金山生活下来，靠打工或做点小生意，把勤俭节约下的钱寄回家乡。

有了侨汇后，乡人便渐渐富裕。那些金山伯的家眷靠金山寄钱买米缝衣裳，娶媳妇嫁女，侨眷的生活比一般农人好，也有人靠着金山寄钱而游手好闲，被乡人称为“二世祖”。但一旦断了金山钱，家中又没田地的金山伯家眷便束手待毙。

月明里最近的墟镇是冲葵墟。从台山通往新会江门的的新宁铁路经冲葵墟通往台城，冲葵墟也就相当繁荣，月明里的人常去冲葵墟赶集。

那个常在村头榕树下讲故事的老金山客，村人称他为“三叔公”。他从金山回乡多年，瞎了一只眼又跛脚，仍然常去冲葵墟，他说自己去了几十年金山，失去无数赶集的机会，所以，逢三、逢八每隔五天一次的墟期他从不错过。平时就爱

坐在村口的榕树头讲故事。他反复地、不厌其烦地向村人讲述他在金山的所见所闻。初时，人们听到他讲在金山筑铁路时的惊险情形，个个睁大双眼忘记呼吸。后来听多了，连小孩子也能讲出他的故事来，听众便少了。

此刻，老人眯着眼自言自语：“坐在这里真舒服呀，我们月明里是有灵气的，在我们村中看到的月亮特别明亮，从月亮的变化还可看出是否风调雨顺，时局好坏。”老人摸着下巴的短胡须，很用力似的望着远处，像望着那遥远的往事，又努力地把往事拉到眼前，他又看见当年自己吊在金山的悬崖上点炸药的情景。不禁深吸一口气，脸上的皱纹挤成一堆，那已讲了无数次的故事又从他口中溜出来。

“当年，我十七岁，平安的祖父二十岁，我们一同去金山当劳工，去建筑金山的太平洋铁路，我俩被派当爆炸工，那工种最危险但工钱也较高，我们的工作就是炸石山。我俩背上六七十磅炸药，踏在箩筐里被人从悬崖峭壁吊下，悬在冰雪覆盖的峭壁中凿炮眼，把炸药放在炮眼中，一点燃便发出讯号，山顶的人立刻拉绳把我们吊上去。我曾看见劳工跌下千尺山崖，尸首不见。有一次，平安的祖父点着炸药时，上边的人来不及拉绳，“轰！”的一声巨响，他被炸得粉身碎骨。”

老人深吸一口气，又说：“金山的冰雪真可怕呀，铺天盖地的。我们在冰天雪地里做苦工，有的华工冻死病死，有人被滚下的大雪或沙石活埋，尸首也找不到。我算幸运，点了无数次炸药，炸了多少石山，只炸瞎一只眼炸伤一条腿，几十年后又能够回到祖家月明里来。”

“你为什么要去金山呀？”有人故意问。几个小孩嬉笑着像念书似的回答：“因为家里穷，没吃没穿，才去金山找出路。”老人和善地说：“对呀，我讲的你们全记住了，就是因为家里穷，若在家有吃有穿，谁还去冒险？当时我们的命真贱呀，死一个补上一个，死两个接上一双，别人不敢做的危险工作由我们来做，别人怕死我们不怕死。后来铁路建成，听说死了一千二百多名华工，白骨累累。有几个夜里，我听到很多鬼在嚎哭，在呼救，在叹息，还听到平安祖父凄厉的惨叫，像叫我去救他，使我毛骨悚然。”

老人深吸一口气又说：“唉，若一千二百多个鬼同时嚎哭，相信天地也会流眼泪。后来，听说有华人慈善机构派人拾了一些白骨回来，有的带回家乡埋葬，但不少人连尸骨也找不到，他们都成为游魂野鬼，永远回不来了。”

“三叔公，这些我们都听过了，讲鬼很可怕，讲别的吧。”几个小孩同声说。

老者笑出满脸皱纹，说：“好，让我考考你们，还记得那时我一个月能赚多少美金吗？”小孩子抢着答：“十二元！”老者点着头说：“本来说好是三十元的，但左扣右扣，到我们手中的只有十二元。这每月十二元是用命换来的呀。听说比我们更早去金山的人不是筑铁路而是去淘金，他们更是受尽欺凌、歧视，只能在当地人丢弃的矿场才能淘金，十分艰辛，还被当地人抢掠、放火烧死或打死，尸骨遍地没人掩埋。可怜呀，出洋之路是先辈们用血泪和白骨铺出来的，我们乡间



称出洋为‘出路’，是因为在家乡无出路才被迫出洋。”小孩们撅着嘴，露出似懂非懂的表情。

老人又深吸一口气，停了片刻才说：“现在的人去金山不再淘金也不再筑铁路，大概赚钱也容易一些吧，看看我的侄孙伍平安，不用十年便衣锦还乡，回来盖大屋娶老婆，我去金山几十年也没赚到几个钱。”“早知你是穷鬼啦，你没请我们吃糖，今天平安叔给全村派糖哩。”老者微笑着点头说：“平安真的比我有出息，会赚钱，不过，我也并非很穷鬼，我一辈子也能赚回一间砖屋，又把儿子办去金山，我比平安的祖父出师未捷身先死好多了。”

老人说着，用他的独眼望着天边，突然转了话题：“天为何这么红呀，就像染了血一样。气象越来越古怪了，昨晚是月圆夜，夜里我起来上茅厕，看见天上的月亮竟然是红色的，像个圆圆的大鸭蛋黄挂在天空，不久，那鸭蛋黄便慢慢溶掉了。”

“噢!?”小孩们惊叫。“是你那独眼看不清楚吧?”老者搔着白发又说：“但愿是我老眼昏花看错了，如果是真的，那是个什么征兆?世道又有何变化?你们懂吗?”“不懂不懂，我们只想吃糖。”小孩们飞快地跑开，老者若有所思地摇着头。

南国之滨的广东台山，三月下旬阳光相当猛烈，天气有点闷热。太阳在天边撒下大片红霞后，也渐渐隐没在山头。村外山坡上，男女放牛娃正在赛歌，双方立下，谁唱不来便是输。

放牛仔们扯开喉咙唱：

“藤酸果仔满山红，有人富贵有人穷，有人担伞去趁墟，有人戴帽落田中。”

放牛女马上唱：“春花李，李树头，阿妈你莫愁，养大女，会看牛，养大仔，开铺头。”

“哈哈!我们男仔开铺头，你们女仔会看牛!”放牛仔大叫着向放牛女指手画脚。放牛女们大声尖叫：“你们唱不出来，你们输了!”“谁说的?听着!”放牛仔们又撑开喉咙唱：

“有条路仔曲弯弯，弯弯曲曲通台山，台山地方好，金山去赚银。”

放牛女立刻齐声高唱：

“有女莫嫁耕田公，满脚牛屎一世穷，有女尽嫁金山客，调转船头百算百。”这首民歌，乡中的大人小孩都会唱，那些女孩子在三四岁便学会了，所以唱得又快又齐。放牛仔像有点急了，竟唱起新年歌来：

“桔果仔，成串串，发财又添丁，左边龙门出贵子，右边龙门出秀才，出了秀才唔在讲，探花榜眼状元郎，铜漆旗杆银枪尾，烧猪牌匾挂我门楣。”

众放牛女大叫：“这是贺年歌，新年才唱，不能用来比赛，你们输了，我们女仔赢了!”“我们再唱!”几个放牛仔拉着手大声唱：

“天井仔，种兜（棵）菜，朝朝省合（叶）朝朝开……”

“砰！”突然，从村中传来一声刺耳的响声，像放鞭炮又不像鞭炮，那声音直冲天际，冲破了黄昏的宁静，使人听了胸口发紧。正在唱民谣的放牛仔霎时住了口，看牛娃们全望向村中。

此刻，村里突然骚动起来，狗吠声连续不断，连那闭目养神、张开翅膀护着小鸡的母鸡也刹时睁开双眼，惊恐地望着周围“咯咯”叫。

“狗吠得那么厉害，莫非村中有大贼？”放牛娃们惊恐地望着村中，只见村人像一窝蜂似的涌向一条巷，有个放牛女指着那个方向说：“人们为什么涌向金山客的新屋？莫非又分金山糖？”“刚才的响声像枪响！”那个年长的放牛仔说。“你不要吓人！你什么时候听过枪声？”最小的放牛仔一脸惊恐地说。

突然出现的情况使放牛娃们忘掉了谁赢谁输，也不顾牛是否吃饱，便更快地拾起牛绳，牵着牛，七嘴八舌地议论着回村去，大家都说，快快绑好牛，便到平安叔的新屋去看看。

金山客伍平安，两年前从金山回乡盖大屋娶娇妻，是村人羡慕的“调转船头百算百”的有钱金山伯。此刻，他家门像救火一样慌乱，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今天，伍平安的家里原本喜气洋洋，因为他的儿子国新一周岁。

上午，国新的外婆背着两岁多的小女儿俏桃，挑着两篮糕点和要送给外孙的新衣服鞋帽来祝贺。伍平安另外几个亲戚和表妹也带着糕点来了。平安的母亲用糕点拜了祖先，把剩下的挨家分了。

村人无不赞叹：“平安好运，去金山不到十年便回来盖大屋娶娇妻又添丁，儿子一岁还摆酒，真是有钱又有脸面，听说以往中了举人也不及他风光。”“当年他卖田买出世纸去金山是对了，去金山赚了钱可以把田成倍买回来。”“谁想发达想光宗耀祖便学平安，买张出世纸改名换姓去金山吧，听说他在金山是姓麦的。”

伍平安的儿子牙牙学语，外婆到来时，平安的娇妻王俏蓉抱着儿子笑得像一朵刚盛开的红芙蓉，艳丽娇俏。她朝儿子说：“乖乖，叫婆婆，叫婆婆。”那小孩笑得露出四个门牙，叫着：“婆，颇。”引来一屋子笑声。

平安的表妹李雪红看着那白白胖胖的小男孩心中羡慕之极，她的丈夫比伍平安早两年去金山，没有回来过，她也没有怀过孩子，所以见了表兄的儿子十分感慨。她这次来是想托表兄回金山时为她带个重要的口信，可是，她却没有单独与表兄谈话的机会，人们总是围着他七嘴八舌地在锦上添花：孩子聪明伶俐又好看，将来也去金山赚大钱……

村人的赞扬使伍平安笑容满面，他想更好地表现一下，于是便伸手去摸口袋，但很快又把手缩回。却看见身边抱着儿子的娇妻，那个才十八岁、人称“出水芙蓉”的俏人儿正微笑着望着他。他突然觉得像拥有整个世界那样，感到骄傲与满足，他非要显示他的富有和慷慨不可，于是也不理会自己口袋的钱还有多少，便赶快地拿出钱来，当着一屋人对一个堂弟说：“你拿这钱去买十斤糖果，给全村